

光与视觉的礼物...

世尊两度恢复拉维古玛博士 (Dr. Ravi Kumar) 的视力

我名叫拉维古玛博士 (Dr. Ravi Kumar)，现今在斯里沙迪亚赛大学平达湾分校化学系担任讲师。

1985年7月，我正在攻读博士学位，忙于研究工作。某一天的上午，我在实验室里埋头工作。午饭铃响起，一位同学邀我吃饭，“要一起吃午餐吗？”我答道，“等一下吧，我想完成这项试验才出去，你先去吃吧。”

我当时正在检测薄层板上的类固醇，并需要混合两种化学液体（乙酸酐和浓硫酸）以准备一种特殊试剂。突然‘轰’的一声发生了爆炸，接下来我感觉到化学液体溅入眼睛，我忍不住痛叫‘Sai Ram’。

听到我的喊声，附近的同学飞奔过来问我发生什么事。我哭喊道，“快带我去水喉冲洗！”我的眼睛有如火烧一般疼痛。但是实验室里的水喉都没有水流。（后来我才知道，因为附近图书馆的水喉安装工程，水喉被刻意关掉）。等到找到了一个有流水的水喉时，我的眼睛已经遭灼伤足足两分钟。我一直用流水冲洗双眼，可惜太晚了，我双眼已经看不见了。

“快去看医生吧！”同学立刻把我送到精舍附近的中央医院。得知我的病情后，值班护士说，“你来的真是不巧，我们唯一的眼科医生 Wamsa 医生出去申请延长她的居留签证。”我的心不禁往下一沉，护士接着说，“我建议你还是去班加罗尔市医治吧...”

我没有去班加罗尔市，不过在朋友的扶持下出席下午的达瞻 (Darshan)。我看不见任何东西，心里很苦。人人都沉静的等待世尊的到来，那时候没有播放达瞻音乐，所以我根本不晓得世尊出来了没有。不久我朋友低声跟我报告，“世尊刚出来... 祂转向左边... 祂在女众那里... 现在祂朝男众这里走过来... 祂正向着我们走来...”我听到祂走过时丝绸长袍发出的沙沙声。“好遗憾！不能再看到世尊那慈悲的圣容。”想到此处我感觉心酸，凄凉无比。

突然间我听到世尊慈祥的声音，祂对我说，“吃这圣粉三天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”祂把三包圣粉放在我手中。

我的世界一片黑漆漆，生命中仿佛看不到一丝光亮，心里沮丧至极。我苦苦等待着三天的结束。当我吃了最后一包圣粉，并做了晚上祷告，我还是看不见。

一想起自己的愿望和抱负，我的眼泪就止不住掉下来。我四岁半丧母，实际上就是被世尊养大的。我一直祈望毕业后能为世尊服务，但现在... 眼睛瞎了，还需要别人照顾，这难道就是我余生的命运？

我心情颓丧到了极点，绝望地哭泣，也不知道哭了多久才睡着。我醒过来第一件事就听到有人在敲门。我说，“请进来。”我转身看到（那一刻并没有意识到）有一位同学买了杯咖啡给我。我说，“哦，是你 Sridhar，你带咖啡给我啊？”他惊喜的喊道，“你看见了！”那时我才发觉是怎么一回事。我惊喜万分，喜孜孜的叫道，“是的，我看得很清楚！”

在当天早上的达瞻，世尊直接向我走来问道，“你的眼睛还好吗？”我无言以对，不禁哭泣起来，泪水弄湿了祂的圣足。我抬头望着世尊，祂说，“去班加罗尔市配一副眼镜。在实验室里要戴着它，下次要小心！”

我配了一副眼镜，小心翼翼地按照指示时常戴着。转眼4年过去了。我在实验室进行一个重要的试验，突然我的眼镜滑下来掉在地上摔坏了。

我不能停止试验，如果我停止，过去两个月的试验工作都会白费了。我决定继续，在心里提醒自己务必要小心。我准备了一些热铬酸，并将它倒入烧结漏斗中，然后为了快速完成工作，我把整个系统连接到一台真空吸气器。那台崭新的吸气器刚从日本运到。

过了一阵子，似乎没有任何反应。我便上前去近距离观察，就在那时烧瓶爆破，把30毫升的热铬酸泼入我眼内。我再次大声喊叫‘Sai Ram!’

酸液从我脸上往我的衣服流下，衣服一点点的被腐蚀掉。我被扶到最近的水喉（幸好这次有水流）冲洗眼睛及脸。即使经过45分钟的洗涤，还是感受到难以忍受的灼热。

我又被送去同一所中央医院，这次那位眼科医生在诊所。除了用纱布把眼睛包起来之外，医生也无能为力。

我忍着疼痛参加下午的达瞻，我脑中思潮起伏，盘旋不去。“斯瓦米不是清楚及明确地警告过我吗？我到底为什么要违背祂的指示？现在祂会怎么说？祂会生我气吗？我今生注定要失明吗？”

四周的空气瞬间寂静了一下，我知道斯瓦米已经出来。我感觉到祂在我附近，接着我听到祂悦耳的声音，“拉维，怎么啦？”我试图站起来，祂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脸颊说道，“我告诉过你下次要小心，不是吗？你真粗心大意，太大意了！伸出你的手来。”我把手伸出，祂变现给我一些圣粉，吩咐道，“吃下去，斯瓦米会一直保护你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”

我吃了圣粉感觉很放松很温馨。我多么庆幸得到圣主亲口保证一切都好！次日我回去复诊，医生为我解开纱布，检查了一番并惊呼道，“Sai Ram! 这真是个奇迹，你的眼睛完全没问题！”正如祂所言，确实一切都好。感谢斯瓦米让我重见光明。

摘自：“Love All, Serve All”
新西兰沙迪亚赛刊物

